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及其当代意义

包桂芹¹, 包国祥²

(1. 内蒙古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 内蒙古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观缘起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质疑。通过反思现代性、理性同一性、概念帝国主义的实质,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对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并代表着整个西方工业文明本质的启蒙精神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从而揭示了人类的历史就是启蒙摧毁神话和销蚀自身的历史。依照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历史不是启蒙理性所勾勒的那幅人类战胜自然的宏伟蓝图,不是启蒙理性不断开辟新疆域而一路高歌猛进的宏伟历程。而是在当代所制造的西方文明进步的理性形而上学神话中注定了启蒙自身的悲剧性历史命运。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 B 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3)06-0040-05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当今世界已经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当然,这个时代的到来无疑是再次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一方面似乎昭示着启蒙理性持续不断地推动着东西方全球化进程,从而也一再地证明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而另一方面似乎预示着我们人类只要谨慎行事,理性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无限进步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就是启蒙理性祛除蒙昧、迎接黎明的文明进程,尽管是曲折的历程。然而,“我们是处在整个地球在巨大的变化的前夜中,处于地球悬于其中的那个历史范围之时代的前夜之中吗?我们正面临着那个走向另一个拂晓的黑夜之傍晚吗?为了进入地球的这个傍晚的历史疆域之中,我们才刚刚起程吗?这个傍晚之疆域越过西方和东方,并且超越欧洲,才成为即将到来的、却又更开端性地被命运发送出来的历史的处所吗?在一种通过我们向世界黑夜的过渡才出现的意义上,我们今人既然是西方的吗?”^{[1]342} 20世纪40年代,海德格尔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发出的上述质疑,今天仍然具有它的针对性——西方新时代的理性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应该向它的迄今的、由理性形而上学打下烙印的本质告别的时候了。可以这

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观是对海德格尔一连串质疑的逻辑回应。

一、批判理论历史观的缘起

素有悲观作家之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霍克海默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最后10年与阿多诺合作写成了《启蒙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启蒙辩证法》鲜活地体现了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历史观。批判理论的历史观为我们今人全方位领会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质疑以及真切体会思想家“悲观”之缘自文明史的根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初,当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实际地主宰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话语霸权时,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根源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却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一“淡出”引起的必然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的批判和革命精神被教条化和实证化。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不遗余力地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和理解框架推进着这一教条化、实证化的过程,共同制造着马克思主义作为“知性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神话。而这一神话的核心乃是“唯生产力论”或“经济决定论”。然而,更让人难以理解且不堪忍受的问题在

[收稿日期] 2013-04-12

[收稿日期] 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年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KYRW1109)研究成果;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XKS03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包桂芹(1966-),女,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博士;包国祥(1962-),男,蒙古族,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于,“无论是学派内部还是外部对这个口号的批评、攻击和修正都不曾真正瓦解这个神话,相反却在加强和巩固这个神话”^[2]。批判革命的“历史科学”被曲解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呢?

霍克海默认为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论的无反思、非批判的封闭、僵化的体系使然。霍克海默出于对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传统理论的封闭、僵化的体系以及第二、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实证化的强烈反感和厌恶,倡导建立社会批判理论,并致力于戳穿这一神话的秘密。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式的理解和曲解,与传统理论封闭僵化的知性思维模式有一定的渊源。传统理论是以笛卡儿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知识论的理论体系,它的实质就是缺少反思与批判维度的科学化的知识性理论。它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真正理论根源。因此,霍克海默力图构建一种立足于社会历史全面性基础上的反思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其主导方向是:(1)从问题产生的地方切入进去恰恰是一种历史的态度。通过回复整个社会历史视阈,确立社会历史整体的理论视角;(2)通过自觉到社会历史现实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不再从人之外寻找人的生存根据,不再把历史看做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神律”或“他律”的自然进程,而是立足于人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生存实践活动本身,反思被沦丧的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的人是否达到了真正的自由解放。这样,社会批判理论就成为以社会历史整体为视角的人的自身解放的社会历史性反思理论。至此,社会批判理论始终都保持了霍克海默制定的原初纲领和方向,鲜明地展示着原初的理论特色和思考维度。《启蒙辩证法》是最好的见证。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对造成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原因的探寻是从一直被人们信奉为进步神话的启蒙理性的质疑与反思开始的,并借助工具理性概念对导致启蒙理性异化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进行清算。他们以社会历史整体为视角,植根于整个生活世界,从当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出发,一直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史——神话当中,去搜寻人类的启蒙理性精神发生、发展、变异的全部历程。

二、现代性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启蒙现代性的质疑与批判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讨论,并且以深入地检审“启蒙”及其传统的方式被充分关注与研究。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为什么要被归结为对启蒙的追究呢?因为真正说来,人类的启蒙过程就是现代化推进的整个历史进程,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就是对启蒙的

批判,启蒙就是引发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和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应答。它揭示了一直被人们视为文明进步、无限美好的启蒙逆转为神话的现代性根源。成功地将启蒙批判这一传统重新应用到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中,因为具有真实意义的现代性批判要求开启真正的批判理论。而真正的批判理论就是连进步也不放过的批判思想。“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3]。现代性困境的形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现代性”的实质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它表征了当代世界本身隐含着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原则。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原则用普遍裁剪特殊,同质统摄异质,世界无一例外地都被纳入可量化和可计算的程式化的轨道当中。至此,生活世界失去了其原初的丰富性和动变性,被抽象为数学世界或帕斯卡意义上的几何世界。对这一世界原理的发现,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之秘密的戳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作出了真正可以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变革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同时也就切中了近代以来造成现代性困境的要害与根源。

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在于,不是从僵死的、静止的、孤立的角度理解实体,而是把实体理解为一个自身展开、自我实现的过程。实体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对象化为他物,最终又回到自身,表现了自身的同一性。这样的实体就是主体,从而取消了实体与主体之间的对立。亦即“实体即主体”(实体即这个现实世界自身的理性)的观念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枢纽。因此,“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就源于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在不同的、依时间进程展开的每一个现实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本身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4]²³。这样,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本质上就是世界历史的运动过程、展开过程,没有这种运动过程和展开过程的直接性和可能性,就不等于现实,而非现实的东西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亦即新世界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展开自身,实现自身,从而使自己成为现实的。而世界历史的运动变化,就是绝对理念的对象化过程。

不难看出,正是黑格尔哲学以思维的自我超越、自我回归和自身完善,在学理层面上,解决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把人类理性推向了巅峰,逐步坚定了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信念。人类近代以来的一切经济进步与科技进步,都是理性主体自身展开的产物。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理性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建立规定性并且超越这种规定性的辩证运动。

难怪哈贝马斯这样理解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奠基原理”。马克思戳穿了这一神话:那个所谓理性的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不过表明了抽象劳动的衍生物——资本逻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统治权而已。对此,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5]101}但是,毕竟“无人身的理性”不能替代现实的人的活动。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物质性的感性劳动中自为地生成起来的对象性的人,才是世界历史运动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因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法虽然使西方理性主义达到了理论的巅峰,但它无法真正解决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和由其所导致的现代性分裂。因此,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指认了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思辨的实证主义,并且也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于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古典经济学的纯粹直观逻辑的双重颠覆,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发现了颠覆资本主义走向人类解放的全部奥秘。

霍克海默、阿多诺领悟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真实意义,他们秉承了马克思学说的最本质的内容,即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对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并代表着整个西方工业文明本质的启蒙精神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批判,开启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检审、批判与反思。而这一批判不是从西方文明的外部,而是从其内在本质的辩证转化方面来追踪现代恐怖统治的轨迹。

三、“抽象的同一性”所体现的启蒙精神的秘密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造成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在消解神圣权威的同时又带来了现代性的分裂,亦即其在演绎着进步的同时,又带来了难以遏制的退步。那么造成启蒙理性的这种两难窘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霍克海默认为就是从启蒙自身产生的,最初用来裁剪神话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原则。而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原则贯彻的就是人的主体性精神。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把作为主体的人作为世界上一切存在者的根据和尺度。而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就在于主体。在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中,人成了主宰一切的上帝,自然和他者成为客体。这种主人精神在他们看来,绝不仅仅限于18世纪前后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在人类蒙昧阶段所创造的神话当中就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尤其是在犹太教的《创世记》

以及荷马创作的《荷马史诗》当中就已出露端倪。所以,他们把启蒙的概念泛化,指向人类文化中的一切进步精神。那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阶段,就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家族都被逻各斯化了。启蒙运动终于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遗产中发现了既可以用来顶礼膜拜,又可以用来作为算计和实用规则的普遍真理。“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6]5}。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考方式以普遍统摄特殊、同质吞并异质、单一取代多元作为裁剪和取舍一切的工具,结果从神话到启蒙无一幸免,都纳入到同一性的轨道当中。经过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考方式的洗礼,启蒙自以为跨越了神话的混乱、变动不居和非理性而获得了永恒不变的得到控制的稳定的世界,可启蒙最终还是严重侵蚀了自身,沦为一种新神话的牺牲品,因为理性最终成为上帝。

对于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启蒙摧毁神话和销蚀自身的历史,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启蒙理性在其推进现代性意识过程中已无法独善其身,尽管它通过启发蒙昧已超越了神话时代的混沌、无序,不断远离神话的源头,但并没有摆脱神话的魔力和不断侵蚀,启蒙自身实际上也已倒退为一种新神话。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源头——神话当中,理性就已经受到了统治权的侵染,人类通过压抑自身的内在自然而学会征服外在自然,获得了自我认同和自我持存的能力。而启蒙的显著特征就是对不断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克制的内在自然的统治。对以统治权的建立为目标的启蒙精神或者说“主人的精神”的来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开头几章。在《旧约·创世纪》中对此做了一个说明,神在第一日到第五日创造自然界,神在创世第六日造人。并按自己的形象造出男女,目的是让人来管理地上的万物。这样,一方面,人统治万物的权力是神赋予的;可另一方面,人由于是神创造的,而不得不听命受制于神。从而造成了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矛盾与冲突。而其发生发展及变化过程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化过程。其特征是形式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谋。而这种合谋就完成于启蒙对抗神话的解神秘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的概念性思考当中。

四、概念帝国主义批判

形式理性充分体现了如霍克海默所说的,自笛卡儿以来的传统理论已表现出的一种系统化、一体化、无矛盾、非反思、无批判的知识、解释和行动关联。而这一促进统一和坚固的理性力量,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就来源于形式理性中有关概念性的思考。“只要思考,对语言的使用遵循非矛盾原

则,而这似乎正是理性的核心,它作为通过符号促成的相互作用形式就必然在知识和行动中建立和稳固某种系统化的秩序”^{[7]156}。而这一系列的,对语言的使用遵循非矛盾原则的概念性思考也是阿多诺在后来所写的作为《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后承的《否定的辩证法》中所批判的“概念帝国主义”。

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批判就是在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或更确切地说,作为理性形而上学的完成——中找到了它的批判对象。因为正是在黑格尔的“同一哲学”中隐含着启蒙退守为神话的全部秘密。“它越过个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以精神(作为概念)的名义,施行对全部关系的强权,构成对于经验主体和经验客体的双重压制,并且完成其对真实生命的褫夺”^{[8]390}。阿多诺把这种具有无限强权和统治精神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称为“概念帝国主义”。因而,阿多诺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同一哲学”的批判来完成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清算。在阿多诺看来,真正能激发哲学兴趣之所在的恰恰是黑格尔按照哲学传统而表现出来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而这也恰恰是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所认为的甚至被当作暂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打发掉的东西。黑格尔称其为“惰性的实存”^{[8]390}。

可见,阿多诺这一提法一语中的,切中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的核心与要害:以概念的名义对一切具有丰富性、动变性、充满着流光溢彩、变幻莫测、体现着真实生命活动的生活世界的高度抽象与剥夺。在此,阿多诺重新提到了《启蒙辩证法》中概括的抽象的理性统一性原则:它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抽象掉不易把握的特殊的、异质的、流变的体现生命活力的部分,而滤出一个恒定的、本质的、普遍的无生命的概念的世界。概念的世界恰恰丢掉了如阿多诺所说的,构成哲学主体的质的部分:“构成哲学的主体是质,在定额上它把质贬低为可忽略不计的量。对概念来说非常紧迫的、但它又达不到的东西是它的抽象论的机械论排除掉的东西,即尚未成为概念实例的东西”^{[8]391}。于是,作为“经验意识的科学”、真正的同一性的绝对知识的代表——黑格尔的现象学,以引领一切、裁剪一切的抽象的概念作为工具,把真正说来完全不可还原的,真正体现了本真的生活世界的经验内容,削减为概念或范畴的实例。难怪阿多诺这样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这一名称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落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8]395}。所以,阿多诺通过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批判,充分地揭露出概念世界的局限性就体现在为概念所排斥、所不能容纳的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中。由此,阿多诺便在他的批判中把这部分对概念来说非常紧迫的,

且真正不可能屈从于概念强权的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称为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为了进一步与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乃至与一切传统哲学的虚妄性与抽象性相区别并形成鲜明对比,又称其为“非同—性”。由于,黑格尔哲学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所以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批判绝不仅仅是对黑格尔哲学本身,而是对作为形而上学的整个传统哲学,特别是对以之为原则和根据的整个现代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整个现代形而上学的知识论方向是如何导致的呢?

阿多诺认为,由概念帝国主义的抽象性与虚妄性所导致的一个基本路向就是理性的知识论路向。而这种理论的知识论路向在现代却异化为人的全部生活基础。即便是那种被看做是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甚至是实证主义的东西,都已经心照不宣地以现代知性形而上学为其前提或基础了。这种异化,却也并不是理性自身的过错,而是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一个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或者也可以说,在这个由传统至现代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由于概念帝国主义的抽象性与虚妄性的本性,必然要把对理性的信仰变成信仰的专制,进而把有限的理性抬高到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原则的位置上去,从而导致当代人类的一系列实际生存困境。因为,在阿多诺看来,理性概念本身并不内在地包含数字化、量化准则,人类理性之所以趋近工具合理化只是其遵循笛卡儿甚至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所具有的非矛盾、同一性原则,使知识和行动准则在形式上理性化和系统化,并逐渐地以数字化、量化的方式推动着理性工具化的抽象进程,使得理性把自身与权力混同起来,最终达到控制和操纵自然和社会进程的目的。正是在这样一种知识论路向的进程中,理性便被侵蚀了,而思维则成为已被改造过的不纯粹的思维,因为它在这一路向中异化为不再能思考真正为哲学所感兴趣的属于质的东西。这样,贯穿于哲学始终的普遍与特殊、现象与本质、差异与多质、单一与多元被迫分了手,留下的仅仅是一系列的被夺取了灵魂和生命活力的概念的枯骨。概念帝国主义在其推进现代知识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的生活进程,乃至人类也成了自然科学描述和解释的对象,使得主、客体都成为纯粹逻辑的牺牲品,从而完成其对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操纵、控制与统治。

综上所述,《启蒙辩证法》及其逻辑后承《否定的辩证法》以现代性批判为中轴的批判理论的历史观,一方面来说是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揭示了由启蒙引发的现代性的自我意识所内含的当代世界本身的抽象的理性主义原理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的统治与支配,这是现代启蒙本身发展的必然结

果和无可回避的命运。这个洞见已经为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历史发展事件所证明。并且直到今天,它还实际地掌控着当代人类的生活与命运,造成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实际生存境遇。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批判仍然是不充分的和有待于被进一步地理解、挖掘和深入。它未曾真正深入到现代性辩证法的根基处去进行澄清和检审,从而把握住现代性的核心本质并由以贯穿之。就这个意义而言,现代性批判之进一步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展开程度,将取决于它在现代性辩证法的根基上的深入程度。我们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核心理念是现代性的辩证法,它不是简单的拒斥或一概否定资本主义一切理论和现实成果,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的诸如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理念大众化等积极成果还是给予肯定与支持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的负面效果诸如剥削、异化、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等等是严加拒斥的,并给予全面地批判与否定。所以,现代性批判之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来说,必定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因为没有这种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性的实质,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我们自身的处境和时代的脉搏。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现代性批判,容易给人造成既渴望进步又否定进步的矛盾心理和错觉。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诚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

论的历史观所描绘的那样,历史就是一部进步与退步相伴的曲折的历程。历史之进程无论多么难以把握,有一点却十分明确,那就是,依照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历史不是启蒙理性所勾勒的那幅人类战胜自然的宏伟蓝图,不是启蒙理性不断开辟新疆域而一路高歌猛进的宏伟历程,因而最起码不是末世论的。启蒙理性通过摆脱自然神话并借助其新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在当代所制造的西方文明进步的理性形而上学神话,本身注定了启蒙自身的历史命运。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 林中路 [M]. 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2] 吴晓明,王德峰.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M]. 人民出版社,2005.
- [3]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 王德峰.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M]. 求是学刊,2004(4).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人民出版社,2000.
- [6]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7] 维尔默.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M]. 商务印书馆,2003.
- [8] 吴晓明. 思入时代的深处 [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BAO Guiqin¹, BAO Guoxiang²

(1.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2;

2. College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China 028000)

Abstract: View of history of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originated in the question of the "orthodox" Marxism "uncritical positivism". It interrogated and criticized 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has been seen a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and the whole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rough its reflection on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rational identity, the concept of imperialism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nsciously historical, practical, and the critical cultural spirit whose core is practice beyond nature. Even, it revealed that the history of human is that the enlightening destroyed myth and eroded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critical theory view of history, history is not the grand blueprint which people overcome the nature outlined by the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Nor is grand journey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constantly opening up a new frontier surging. Really, it doomed to a tragic 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Enlightenment itself in the rational metaphysical myth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which manufactured by the contemporary.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view of history

【责任编辑 张晋海】